

打开世界的每一面

郑凌红

回忆让记忆纠结,纠结带来遗憾,遗憾包裹思念。

那一年,大学学长因为毕业找工作,将书托我“保管”。后来我说把地址给我,书给你寄去。他说,家里书不少,知你喜欢看书,送你。彼时倍感激动。有些书放在乡下的老家,有些书则断断续续放在城里。那些书,在麻布袋里躺着,在柴棚待着。我随看,随取,随放。心里想着尽可能保持它原来的样子,毕竟它们的主人交托于我,于我而言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在我心底,它们至少还是属于它们自己,是自由的。而我只是借助它们,逼出心里涌动的思绪罢了。

可是,它们却在梅雨季节被打湿,面目全非。不曾相见,已生成离别签,念出诀别诗。这是我的遗憾。而我,并没有告诉兄长,那些书已经“丢了”。

在书籍面前,我是虔诚的信徒,仔细寻找,也有蛛丝马迹。

小时候,老宅的阁楼上,是偷偷看书的圣地。爷爷离休,那里有很多他的书。看过的书,珍藏的书,做过笔记的书。旧木箱,大纸壳箱,小泛紫红光皮箱,藏着不同的书。红色经典在旧木箱,报刊杂志在纸壳箱,传统典籍在皮箱。偷偷地看,随心地翻。偷偷地看,是因为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这么用心,随心地翻是因为我不能耐着性子把一本书或一本杂志看到底。

毕竟,那时小啊,玩性十足。但,阅读却悄悄埋下了种子。

一路走来,随心翻书便成了一件伴随的习惯。我喜欢这种阅读方式,看似随意,却很自然,发自内心。因为空间随处,所以把阅读的时间最大化了。

在厨房里,顺手拿一本关于饮食的书,如《人间有味是清欢》,如《随园食单》,如《觅食记》,环境和心境都很贴近,有饮食男女的现场淋漓,且人间烟火就在身边。

父亲的伞

郑帆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父亲有一把宽大而坚实的大伞,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为我遮风挡雨。

我从小便体弱多病,三天两头感冒,属于农村里人所说的那种很难带的孩子。在我之前,还有两个姐姐那时候条件艰苦,母亲怀孕时腆着大肚子到生产队里做事,她很勤劳又拼命,加上营养不良,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呼吸,另一个,生下来只有爸爸脚掌那么长,只在世间待了一个多月就匆匆离去。于是,我成了家中的老大。有了两个姐姐的经历,父母对我的健康也自然会特别关注。

每次我生病感冒时,父亲便会背起我,拿起那把放在门后的大伞,稳稳地撑开,小步快跑地穿过窄窄的小巷,父亲的脚步坚定而有力,他的背宽厚而温暖。父亲的伞,不仅为我遮挡了风雨,更教会了我坚强与勇敢。记得有一次夏天,暴风雨天气,雷电交加,我因为生病而高烧不退,父亲背着我在雨中狂奔,那把大伞几乎

在客厅里,小书架堆满了书,不同的心情状态下,可以找不同的书看。随手一翻,心便安静了不少,浮躁之气亦慢慢挥发。心情好时,小说必不可少,里面的爱恨情仇,江湖道义携带着阳刚之气,呼啸而来。青城派、峨眉派、华山派,与心中所往,现实已往心投意合。心情不好时,哲学类的,史书类的更易入眼。这些书,可以在床头,也在阳台上,甚至在洗手间。只有我,才能找到它们的位置。是否被移动,是否被嫌弃,都心知肚明。

在平静如水的日日夜夜里,我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,坐在台灯下。小长桌上,竖放着一排排的书。《小窗幽记》、《菜根谭》、《刹那记》、《幽梦影》等不一而足,随心而翻。如一位位老朋友,不用联系,有求必应,心灵相通,每每相遇,都有新感觉。

最方便的是上下班途中,如若乘坐公交车,还可以落座后排,取出公文包里随身带的杂志,在与文字短暂地交流中,形成个人思想的碰撞,与文中世界的交融。那不经意间闯入的一句话,或许就像一根棍子,敲醒了我常常麻木的神经,让我又振作精神,解开疑惑,看到希望,树立信心,不觉时光虚度。

这些年,和外界的交往越来越少。我们都在生活的琐碎中变得惶惶不安,渴望拥有却又害怕失去,渴望宁静却又害怕孤独。

搬家几次,最怕落下的就是那些书。那些书,是一个个未知的世界,也是一个个沉默不语的老师。一本书,就是一处心灵的桃花源。在书里,永远有颜如玉,千钟粟,黄金屋,更有一往无前的精气神。

和书在一起,心里踏实,目光清澈,不矫揉造作,仿佛看到了自己最真实的模样。模样在文字里,像照妖镜,也像透视镜,照出人心,照出世界的每一面。

这些年,随着对阅读的深入,回首阅读的旅程,竟然发现不同

时期的自己,在书中看到的是不同角度的世界。儿时捧一本书,多是兴趣所至,翻到哪里算哪里,如童年无忌,淳朴可爱,但不求甚解。及至中年,飞扬热烈渐行渐远,现实的无奈和感慨不在纸上,就在字里行间的阅读里,于是那些心中所知的旧道理,便像一个个老朋友扑面而来,敲打着你的奇经八脉,让你清醒,让你警觉,让你坚强地抬起头来,抵挡岁月海浪的无情拍打。目光再远一些,我想待日后老之将至,对一本书的眷恋依然会如初恋,它让我尽可能地想起不该忘记的事,让自己更像自己,更能对光阴有某种“知足知不足”的穿透力。

阅读难在日常,难在天天相伴,如同恋人之间不能有太多的时空距离,而懂得便是最好的告白。

你安然落座,你泡上一杯茶,你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陌生的一个世界,你沉浸其中,你感受最熟悉的陌生人带给你的感动,让自己的心灵一次次打着激灵,对书中的表达牵肠挂肚,才下眉头,又上心头。

你看着别人写出来的文字,常常觉得它们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,把你说不出的不敢说的未曾说出口的都说了出来,你觉得很快乐,你觉得那是没有开口说话的近在眼前的知音。

悠悠万事,阅读为大。阅读是于胸中丘壑处漫步,也是一种打开,更是在尘世中留住自己。那些文字里有寒意,有秋意,还有微微醉意,更有恍然入梦的春意。

你在他人的故事中想起自己的人生故事,并试着满怀激情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,写下来,流淌出去。

那样的世界,是刹那,也是永恒。

书海拾贝

南湖的绣球花

汪东福

当夏天走进我们的视野,许多花儿已经凋谢时,绣球花带着它独特的气质款款而来。

雨后的傍晚,我和妻子到南湖散步,看到公园里的绣球花开得正欢,花瓣上挂着水珠,娇嫩欲滴。有青白色,也有粉红色,还有蓝绿色或蓝紫色等,并且一朵花上有多种颜色交杂在一起,如梦似幻,鲜艳夺目。此时的公园犹如一块调色板。

绣球,亦有八仙花、紫阳花、粉团花、七变花等别名,为虎耳草科,属多年生灌木,喜欢温暖、湿润和半阴环境。古代文人骚客对绣球情有独钟,留下了许多佳作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《紫阳花》一诗:“何年植向仙坛上,早晚移栽到梵家。虽在人间人不识,与君名作紫阳花。”宋朝诗人杨巽斋有一首《玉绣球》:“纷纷红紫斗芳菲,争似团酥越样奇。料想花神闲戏击,误随风起坠繁枝。”由此可见,诗人对绣球花的喜爱。

园林工人老宋是我的邻居,他告诉我,根据花瓣形状,绣球可分为单瓣、重瓣、尖瓣等;根据花型,则可分为圆锥绣球、平顶型绣球等。“大多数大花绣球在酸性土壤中能开出蓝色花,在碱性土壤中则可以开出粉色花。根据酸碱度的不同,也可呈现出粉蓝紫相间的彩虹色系。”老宋如数家珍。

老宋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花卉的知识,也让我喜欢上了这“善变”的绣球花。

绣球花的叶片和根部均具有药用价值,根据《中华本草》记载,绣球花味道略带辛辣和苦味,性质偏寒,含有轻微毒性,能够发挥抗疟疾和清热解毒的功效。绣球叶水煎涂于患处,还可以用于人类肾囊风的治疗。一次,小区里有个小孩因疟疾、心脏过热引起惊悸以及烦躁不安,到医院诊治,医生给他开的中药里就有绣球花瓣,结果很快就药到病除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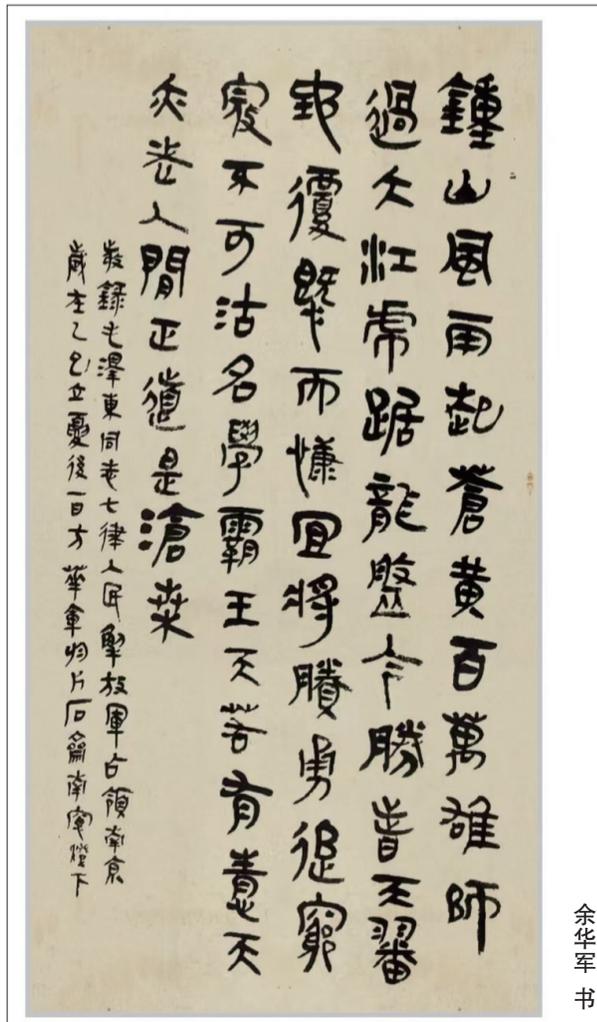
我凑近绣球花闻了闻,一股淡淡、甜润的清香扑鼻而来,萦绕于全身,让人瞬间忘却了尘世的喧嚣与纷扰。

在公园西边的小径深处,一簇簇绣球花白得耀眼,白得灿烂,像一片雪,又似一团云,在绿色之中独具魅力,各领风骚。

硕大的绣球花沉甸甸地缀在枝头,挨挨挤挤,勾勒出一片斑斓的世界。微风中,它们轻轻颤动,像是在窃窃私语,灵动的样子吸引了路人的目光,纷纷驻足观赏。

那一朵朵绣球花犹如委婉含蓄的美人,无疑是这个夏天最引人瞩目的角色,它们或绽放于溪旁湖边,或盛开在公园的一隅,或灿烂于街边的花坛,展示着热烈豪放的姿态,用肆意与靓丽为小城增添一抹别样的风景,也在不经意间温柔了每一个人的眼眸与内心。

龙潭走笔



余华军书

流年时光